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七十三

明 楊慎 撰

佛性

有僧問蚯蚓截為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未有答也伯清舉似余余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熟桴停鼓歇音響猶轟

詩禪

元雲嶠居士徐士英作金剛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言

其解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以杜詩證之亦甚可喜其
說曰第一果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境當避
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來
則是踏欲境不再此果之方碩如紅綻雨肥梅之時也
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之已熟如四月
熟黃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遠此果
之既收如掛壁移筐果之日也以果字說經又一一證
以杜詩亦可為詩禪也已

彭祖

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注老彭
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王逸楚辭注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莊子注彭祖八百
猶悔不壽杖晚而唾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
晚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飡雲母
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王僑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維氏仙人廟者昔有
王僑犍為武陽人為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
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維嶺登仙子猶自吹笙
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也久矣

賀充

賀充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至宋真宗東封泰山出
謁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亦不之竒也此事
殊可詫而近日朝邑劉太守偉死已廿年其親友韓邦

竒復見之與之飲食亦不敢問其何來也此事不可謂
無但難以理推爾

謝自然

韓文公不信神仙而謝自然一詩亦信以為有益當時
有人的見而公亦的聞也薛能亦有一首云漫道神仙
事渺然珠宮咫尺在天花顏雲鬢一女子獨騎白鶴
冲紫烟是信有其事也予觀劉商詩集有謝自然返却
舊居一絕云仙侶招邀自有期九天升降五雲隨不知

辭罷虛皇日更向人間住幾時以此觀之謝為道士所
惑染其妖術飛昇之事如今時術人騎草龍上天之類
耳是昌黎亦為所欺也世又有病風顛者即能乘危升
高疾愈即不能矣謝自然寧非此流耶近代天順中有
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本山後人有一全真道士謁之
曰吾有小術子盍觀之即抽刀斬府庭大槐凌空而去
黃白點化頃刻而成益以為真仙縱其出入益妻妾多
麗道士取其髮呪之夜從門隙迭奔卧所初喜之後苦

其術涕泣以告益不勝憤始白於守備急塗以犬血擒之囚送京師伏誅噫以古準今謝自然得非妖道士挑之以奔乎是以聖人不語怪而士君子深惡而痛絕之亦以避禍而遠辱也

船子和尚四偈

船子和尚蜀之淨衆寺僧也有偈四首其一曰三十年前海上遊水清魚見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其二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釣頭往往得黃能

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來其三曰本是釣魚
船上客偶除須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深依舊
宿蘆花其四曰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夜
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今人但知其末一首耳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岳同時韓潤
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人稱
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常氏妹遠在漢鍾

離流傳之誤遂傳會以鍾離權為漢將鍾離昧矣可發
一笑說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誑愚如世傳沁園春及解
紅二詞為呂洞賓作按沁園春詞宋駙馬王晉卿初製
此腔解紅兒則五代和凝歌童凝為製解紅一曲初止
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為解紅兒慢焉有呂洞賓在
唐預知其腔而填為此曲乎元俞琰又註沁園春琰雖
博學亦惑於長生之說而隨俗耳琰子仲溫序其父陰
符經云先君七十而逝由此言之琰之篤好養生壽止

於此世有村夫目不識參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於不可知之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音姓仙女

嘯賦注靈寶經曰禪黎世界墜王有女姓音生而不言王怪而棄之南浮桑之阿與神人會教以治災之術於是能言出山在國中其國大枯旱地下生火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怖懼女為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

紫姑仙詠櫓詩

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
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
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

箕仙筆詩

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頽纏尖圓狂僧堪笑堆成冢
豪客曾聞掃似椽窻下玉螭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
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

又

宋元小說載箕仙詩多矣近日一事尤異正德庚辰有
方士運箕賦詩隨所限韻敏若夙構而語不凡其為喬
冢宰賦白巖行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
崆峒芙蓉一朵挿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冰壺倒月色
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
空濛虛空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
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

太空伐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謁帝獨步天上
瓊瑤宮頭角崢嶸自卓立胸襟磊落誰磨礪商家傳說
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吹鐵篴明月一醉
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
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諦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
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
拂雲者劍重會滄溟東此詩成一卷箕仙運筆所書詩
既跌宕字又飛動豈術士能廣作者吁異哉

鄱陽水神

餘姚戚瀾字文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艱服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鞞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窓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

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頃公
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室而滅後
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
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為水神昨奉天符應覆
數百艘舟夫人慎毋渡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急止之
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
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

死友救難

丘文莊公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爾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為文祭之云於乎文湍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之嗜欲舉不足以動其中一時之交

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驚筵之辯臧否罔不稱情間若
罵坐之狂毀譽皆有所試醉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
背僕也於君若有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惻惻以交勵
奈何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於十二襖孰知冥
冥之中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滙夢中彷彿
如見報以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既而果然幸
免顛躓於乎人傳君之為神泣胥濤而享祀即今所過
而驗之無乃棘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

時故其死也見錄於上帝於乎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
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為盟陳鷄犬而設誓頭角稍
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
疑之峯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遇諸塗則掩面而
過宿醒未醒踰其闔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為操
戈之舉落甕不援手忍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遑恤
况伉儷乎生為人也尚然况下世乎於乎文湍生死無
二心始終同一致不忝為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

特傑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鍾揮毫數千
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
情酒以備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燎就宿草以澆酹靈
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世人之凡言持畝御醞之醇味
尚享詩曰幽顯殊塗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
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
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歎鷄壇負舊盟

上皂莢樹

仙傳云劉綱與妻將飛昇庭前有皂莢樹妻令綱昇樹數丈方能飛今俗稱畏內者曰上皂莢樹亦有本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玉誓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栖比水晶牟子才云惜涇未見文楚故未有定

堠子偈

堠烽擊空直直烟墩映樹班班聊爾牌標五里從教目

斷千山

無名偈

羣居閉口獨坐防心

譬喻經

五根之禍劇於毒龍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慎按五根者眼耳鼻舌身也心經六根有意此以五根皆起於意故五根之外以意貫之。孔子四勿始於意佛氏六根終於意

三昧

三昧出釋氏書乃梵語也此云調正直又云正定亦云
正受圭峯疏云不受諸受名為正受又遠法師云夫稱
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
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

諸趣

張湛列子注云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蝟
飛蠕動皆嗚呼相聞各有意趣佛經以蚊蚋小蟲之屬

名曰諸趣本此傳大士諸趣云若欲見佛看三昧田宅
園林處處停或飛虛空中擾擾或擲山水口轟轟或身
腰上有燈火或羽翼上有纂箏或鑽木孔為鄉貫或徧
草木作窠城或轉羅網為村巷或卧土石作階庭諸佛
菩薩悉如是只個名為舍衛城

夢說

釋氏經曰夢有四一曰四大偏增二曰舊識尋遊三曰
吉凶先兆四曰無明熏習熏習字最妙今本作重習非

也草木子曰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
感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
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梁也情感巫
峽也

真丹

王半山和俞秀老禪思詞曰茫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即
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漿水價匹如閒也
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羸取瀉山。此詞意勸秀老

純歸於禪住山不出遊也真丹即震旦也軍持取水瓶也行脚之具踢倒軍持勸其勿事行脚也瀉山和尚欲謀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不相離言人不當離山也皆用佛書語漿水價也須還則用列子五漿先饋事

真如之義

馬祖曰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為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為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

錢起贈懷素詩云醉裏得真如劉禹錫詩心會真如不
讀經

闡士

李太白詩衡嶽有闡士五峯秀真骨闡士闡士皆僧之
稱

仙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止存二句薄烟冪遠郊遙峯沒歸
翼傳以為古仙句

仙衣

仙女天衣有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

見許老翁傳

仙家寶玩

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麩枕紫玉函

水田衣

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
學水田王少伯詩手中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
作笔氎盖西域以毛為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

影壁

楊惠之塑佛壁為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

巧者不泥掌泥林今云止以手搶泥或凹或凸乾則以墨隨

其形跡暈成峰巒林谷加之樓閣人物宛然天成謂之

影壁

江淮名山圖

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而畫譜寶鑑竟不知遠公善畫也
慎謂晉人無不文藻風韻遠公禪學之外能畫工詩又

註詩經是僧而兼儒也殆隱於禪者歟

僧寺之多

南朝四百八十唐詩北魏一萬三千見通鑑

仁祠

漢書明帝紀以助仁祠伊蒲之供仁祠僧寺也伊蒲供齋食也皎然詩仁祠當絕境明牧躡靈蹤又陳世倬七後仁祠識舊山

五精舍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樹
五竹林園常蘇州詩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

園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
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開酉陽雜俎仙藥有太
極泉蓋神瀆益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
例如此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域多根樹蔽蒂而婆婆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國中有姪女求偶者衆多初有一男求女約中枝會復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曉女不來東枝郎唱曰旭日光已出農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郎吟曰彼妙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郎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不妄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土南枝男歎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癡羊一夜受凍

眠北枝男賡曰我等沒巴鼻只為求他妻今遭寒與凍
各各被他迷中枝即泣曰我不憂已身一夜寒凍情但
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
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苦無停息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
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
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

真人赤骨律金毛師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
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為頌曰八
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
須合掌南辰後

瓊枝旃檀

佛經云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比之聖賢欲無
德不備喻之詩文欲無字不工也又曰擊珊瑚樹枝枝
好撒水銀珠顆顆圓亦此意

白蜺嬰茀

楚辭天問曰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而不能固藏舊注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遠蛇若蛇者也昔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試之子僑之尸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述之淮與楚近安去屈未百年其說當有祖疑以傳疑可也朱文公訂楚辭以其怪誕而刪之余謂存之亦

有益於教何也王子喬世所稱神仙也既已成蜺變化而猶不免戈擊之難則世之學仙何為者耶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為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

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然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飢民

升菴集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七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芬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勛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_臣林紹龍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七十四

明 楊慎 撰

宋儒論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附
曰自相依附自斯言一出宋儒標榜而互贊之隨聲而
妄行之朱子遂云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
也天豈有軀殼乎誰曾見之乎既自撰為此說他日遂
因而實之曰北海只挨著天殼邊過似曾見天殼矣自

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為虛無異端乎元人趙緣督始稍正邵子之誕而今之俗儒已交口議之又丘長春世之所謂神仙也其言曰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由是言之則莊子長春固為正論而康節晦翁之言似不足取矣本朝劉伯溫亦

古甘石洛下之流其言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是聖人所不能知也非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厯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閱人無術以知之豈惟此爾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嗚呼伯溫此言其確論乎其曰好勝者蓋指宋儒之論天者予嘗言東坡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

外方見物之真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面目與且聖賢之學切問近思亦何必求知天外之事耶

天網

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網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為天網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網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兩兒辯日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故一曰我以日始
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
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升中纔如
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近者大乎言初出遠者曰日初時
滄滄涼涼及升中熱如探湯豈非近者熱遠者涼乎桓
譚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為日之去上方
遠而四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

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其數相離一二尺以準
度望之愈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旁也日為天陽火
為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旁與上診
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
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涼於其西在桑
榆間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豈其然乎張衡靈憲曰日
之薄地闇其明也由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
方其中天地同明明還自奪是以望之若小火當夜而

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而差微晉東晉以
為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
大也日無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
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
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
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
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感心形有亂目故仰游雲以觀
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安

岌云余以為子陽天陽下降日下熱東晉言天體存於側則日大頗近之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疎在上則其間密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氣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

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
燄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燄也光衰失常則
為異矣因讀列子而雋集舊說如上又思列子之為此
段雖曰寓言實有至理蓋引而不發使後人深察澄觀
而得其說故設為兩兒之言以戲百世之下迄今百世
之下雖宿學妙術屢數百辭而猶不可了然使果有兩
兒而以關子陽桓君山東哲安皮當之亦未易折此兩
黃口也朱紫陽云必有真人乘龍凌虛出倒影之上崑

崙之外而後可訂其是非耳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茲言善夫

丘處機論曰

易曰明入地中明夷邵子云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為天重濁者下凝為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卻沉於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為石古今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為石沉地下乎夫

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月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圻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卻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

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没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昧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直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斡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昔明夷之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為據右丘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褻天由此觀之長春之識卓矣

日昃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日斜曰晞

音移

越絕漁父歌日昭昭浸以晞晞日斜也遼左有東晞縣

賈誼賦日斜庚子

斜音移

飛谷

劉向九歎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王逸註飛

谷日所行處道也

日寸月尺

范子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

鬱儀結璘日魂月魄

黃庭經云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注引上清紫文云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又服日精月華之法日初出時東向叩齒九通微咒日魂名日中五

帝字曰日魂珠景照韜綠映迴霞赤童玄炎颯象呼此
十六字日中五色流霞俱入口中月初出時西向叩齒
微咒月兔名月中五夫人字曰月兔暖蕭芳艷翳寥婉
虛靈蘭鬱華結翹淳金清瑩炁容素標呼此二十四字
月中五色精光俱入口中此其說甚誕然從來亦久矣
唐陸魯望詠橘詩剖似日魂初拆後弄如星髓未彫前
宋王半山梅詩好借月兔來映獨恐隨春夢去飛揚正
用其語而鬱儀結璘文人好奇者屢用之矣又昇妻婦

娥小字純狐亦出緯書迂怪不足言聊筆之以為獻笑
之適

彈烏扶馬

李長吉相勸酒詩曰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間彈烏崦
嵒竹扶馬蟠桃鞭烏日中烏也扶音叱朴也今本誤作
扶非馬日車之馬也楚辭暾將出兮東方照吾乘兮扶
桑撫余馬兮安車夜皎皎兮既明淮南子曰出虞淵爰
息其馬是也○古者羲和為日御莊子因御字遂有日

車之說楚辭淮南子因車字遂有馬之說

吳泉

吳泉即虞淵也吳古虞字省文如虜之省為乎櫨之省為祖也唐人避淵為泉避神堯諱也河圖緯象云卯之隘上為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為吳泉月所登

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於呂

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為常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娥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為杜十娥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為常娥即拾遺之為十娥也

蟾蜍

月中獸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白

缺

玉井金波

梁謝舉凌雲臺詩勢高凌玉井臨迴度金波謝朓詩金
波麗鵝鵲玉繩低建章金波月也玉井玉繩皆星名

旁羅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

刻漏銘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
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餘之鄭玄
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
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據
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
者十二時分為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

金虎

甘石星經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大

昂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於宮隣卒於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為說

離瑜

天文志白西三星曰離瑜離與縞同袿衣也傅毅所謂華袿飛髻垂纖羅也瑜玉飾也皆婦人之服也星微則後宮儉明則後宮奢

織女昂星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昂中而芋食春秋元

命苞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中收
芋莒正用此二事而人罕知其所出

甘氏星經

甘氏星經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東日者陽宗之精
也為鷄二足為鳥三足鷄在日中而鳥之精為星以司
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在焉月一星在昴之南
畢之北月者陰宗之精也為兔四足為蟾蜍三足兔在
月中而蟾蜍之精為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故

於是在焉日精在氐房月精在昴畢自司其行度而氐
房昴畢乃黃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又曰雷電在室南
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斧吏在壁西南蓋雷公
電姥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而媿
訾為天門故其神栖焉室不得而司之也

石氏星經

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
氐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氐胸房腹箕所糞也司春司木

司東嶽司東方司鱗蟲三百六十北方黑帝其精玄武
為七宿斗有龍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
皆龜蛇蟠蚪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方司介蟲三
百六十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為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昴
虎三子也畢象虎觜象參象麟與麟同
斑文也觜首參身也司秋
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司毛蟲三百六十南方赤
帝其精朱鳥為七宿井首鬼目柳喙星頸張喙翼翮軫
尾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百六十

○左傳史記天官書喙作味味張即柳張兩星之間也
隋志喙作注又有注張之文或訛為汪張皆本於石氏
柳為鳥喙之說○王奕曰朱鳥以其羽蟲之長稱乎而
曰鶉首鶉尾何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鶉赤鳳謂之鶉
白鳳謂之鶉紫鳳謂之鶉蓋鳳生於丹穴鶉又鳳之赤
者故南方取象焉考之月令夏其蟲羽鳳羽蟲之長故
南方之宿為朱鳥吳興沈氏以朱鳥為丹鶉豈知四獸
皆蟲之長也鶉之微何預

注張

正德丁丑歲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因
命內閣取祕書通攷別本又作汪張顧問欽天監亦
不知為何星也內使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慎
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味也鳥喙也音
咒南方朱鳥七宿柳為鳥之味也史記律書西至於
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為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
內使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於私習

天文之禁乎

中宮宿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為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司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保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

龜圈脊於後軒轅黃龍於中則是軒轅一星與蒼龍白
虎朱雀玄武四獸為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
知黃龍是求之未盡也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
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令所謂中央五時取火
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天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
分野分為土德寄王鶉火亦猶是也張衡又云軒轅如
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交合盛為雷激
為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霧凝為霜散為露聚為雲立

為虹蜺離為背商分為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
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賴以成與

九宮

厯中九宮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
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
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
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見唐會要

九宮七色

九宮七色之說出于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五居其中謂之九宮其色則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今大統歷中每月列於下方謂之飛九宮

依烏哀烏

史記天官書五帝座後聚十五星蔚然曰卽位漢書蔚然作哀烏甘氏星經作依烏依亦音哀也注云哀烏蔚然皆星之貌狀爾武功縣刻儲光羲詩首一篇以哀烏

郎作衰烏郎康德涵問余衰烏郎何說余曰必是衰烏
郎康深然之及檢天文圖作依烏又疑而不及改正按
依亦音哀白樂天詩坐依桃葉妓自注依音哀曹子建
詩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可證

十二軍以天星為名

唐武德中置十二軍皆取天星為名以萬年道為參旗
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
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

岐州道為平道軍邠州道為招搖軍麟州道為苑遊軍
涇州道為天紀軍宣州道為天節軍李太白詩羽林十
二將羅列應星文正指此注者亦不知也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
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箇船
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船艤野人相傳以為
孟婆發怒按北齊李暉駘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

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為泰媪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颶風

音貝凡海潮溢皆此風為之每一二歲或三四歲一作必在秋初過白露雖作不甚猛矣海人最患苦之俗謂之颶母風言海溢子當負母乞食嶺表錄云春夏間有暈如虹謂之颶母必有暴風則以虹為颶之母爾佛經

所謂風虹為颶言雲文如貝也此說最近理凡此風作
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為颶潮風為海溢之
先兆也東廣航海者曰犁頭雲蘇叔黨颶風賦云斷霓
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與虹暈犁
雲之說相合許慎說文作颶从具解云具四方之風非
也按柳子厚詩颶母偏驚估客船唐子西詩雲黃生颶
母雨黑長楓人字皆從貝柳文注亦音貝無從具之說
今韻會收颶於七遇而九泰無颶字合補正之

四時風

郎仁寶云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驗之良是余少時春月自京回蜀應試馬上風起時有一二雨點著面以為將雨土人曰非雨也乃風吹水上樹耳咸訝其言按春曰條風言風所披拂津葉潤莖噓枯吹生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亦有潤楚辭光風轉蕙汎崇蘭謂之

光者草木遇之而有光也夏之風惟在半空故樹杪有聲而暑氣不解至秋涼風至則自上而下矣冬之風感發吼地而生寒唐詩北風捲地百草折諺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篋最有證耳爾雅注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者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謂之焮焮者上也昔人已有此說矣

風行水上

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地氣

然亦有光毛萇詩註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
渙渙渙然即有文章也按老泉文甫字說本之易衍之
詩註而發其旨者李善也○今按風亦可言色楚辭云
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云雨止日出而風草木亦有
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雲名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懸釜而赤
其名曰雲於呂氏春秋秋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

明理篇

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

一作佳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絡越雲如龍蜀雲如困晉書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之狀○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

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一作鶴謝朓詩鶴雲旦起穀雨太陽

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一本作夏如赤縵

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

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易通卦驗八節占雲吹雲陳思

王有吹雲贊言如羅雲雲如羅華嚴經妙髮雲雲如美人髮華嚴經樓閣

雲如吹綸絮也

雲同上虞邵菴畫蘭詩于蕭雲宋書瑞符志見前注蘭雲南齊書日於蘭

雲中薄符瑞志雕雲自成五色儀鳳暗合散髮雲半暈

漢五行志有雲如散髮如亂髮也粉雲蔣捷詞粉雲天末起鱗雲山谷詞練涼

雲李賀詩雨覆車雲京房易占云黃雲喬雲太玄喬雲紫靦旁圍

日雲三色為喬赤繒雲緯書立秋濁陰蒼雲春秋文雅鈎云楚

七瑤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蹲庚信哀江南賦蒼雲則重為軫皂雲東方朔含峰雲唐

宗泄雲蜀都賦窮岫泄雲日月油雲孟子山雲草莽水雲

魚鱗旱雲烟火濤雲波水呂覽寶光雲元好問詩兜羅

雲雨雲也

屯雲

中山王文木賦奔電屯雲薄霧濃霧皆形容木之文理也杜詩屯雲對古城實用其字李易安九日詞薄霧濃霧愁水畫今俗本改霧作雲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以為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獨以為冬至事非也余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

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冬至獨用書雲事指此未為偏失也

黃雲

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訛驚邦感精符曰婁黨翔則黃雲入國謂女謁盛也淮南子曰黃天之氣上為黃雲下為黃埃江淹詩河州多沙塵風吹黃雲起李太白詩黃雲城南烏欲栖

紫靄喬雲

太玄曰紫蜺喬雲朋圍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測曰
紫蜺喬雲不知刊也紫蜺以象小人喬雲以象君子言
紫蜺當刊喬雲當慶也

紫磨素雯

佛書有紫磨金王半山詩紫磨月輪升靄靄三墳書月
素雯雯雲成文章也

綺雲潏霞

綺雲之館潏霞之臺江淹學兔園賦中語也

雪華雹實

埤雅曰雪六出而成花雹三出而成實

雷電

雷從回電從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也

朝雲暮雨

朝雲喜晴暮雲喜雨故宋玉賦曰朝為行雲暮為行雨

駛雨

酉陽雜俎河水色渾駛流尸
子黃河龍門駛流如行箭

元好問詩駛雨東南來自注駛與快同見魏志趙松雪

有馱雪帖

文武露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采醴雀餉

蔣山栢林常多采醴陳後主以為甘露。雀餉後人亦認為甘露

華漢

詩人稱天河曰銀河銀潢銀漢皆常語也李賀曰銀灣
江淹曰繩河緯書云王者有道則河直如繩謝朓詩曰
華漢渟虛用詩雲漢昭回之意陸龜蒙云繩河裏扇月
傍

絳河

漢武內傳王母使女侍問武帝云上問起居遠隔絳河
盖道書天有九霄赤霄碧霄青霄玄霄絳霄齡霄紫霄

練霄縉霄也絳河即絳霄王維詩雲霄出絳河

梁玉清

李元獨異志云秦并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入衙城小仙洞且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丁搜捕太白歸位玉清有子名子休謫於北斗下其子休配於河北行雨每至小仙洞恥母淫奔之所輒回故其地少雨也

水虹風虹

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水虹滇人呼為水
椿

九虹

春秋感精符曰九女並譌則九虹並見○緯書凡曰女
訛者謂嫡庶失叙也

駮霞

袁翻思歸賦駮霞兮絳霧韓文雲陰解駮日光穿漏

輕瓊冷絮

唐小說雪詩有輕瓊冷絮舞長空之句

七政

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
孛紫炁羅睺計都四餘星為十一曜計生於天尾羅生
於天首孛生於月炁生於閏蓋日月行道如兩環兩環
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
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即孛也炁生於閏二十八
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一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

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歷亦有四餘躔度

望氣經

唐邵謬著望氣經言墨子呂不韋陳平范增皆有其書
今不可見其書引易通卦驗春秋感精符荊州占未央
訣比之史記天官書為備今刺取其要凡望氣占候皆
在子午卯酉之時太乙初移宮皆有氣見可以測之夕
則日入時朝則日出時夜則夜半時中則午時天無言
以七曜垂文地無言以五雲騰氣四時無言以寒暑變

節六甲無言以孤虛定位晉氣之雲白潤精明楚雲如
日渤海碣岱之間雲氣正黑色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荆
雲如犬秦雲如行人周雲如車輪華山河南氣色下黑
上赤韓雲似布幽薊之氣如長蛇形宋雲如車魯雲如
馬蜀雲如困輦乍高乍下濟水之雲如黑猪東齊之雲
如青靛淮水之間氣如瀑布渭水之象如白狼尾東海
之氣如懸燈附漢亦如圖畫

晉志東海
氣如圓窰

江漢之氣如搖

杵東齊吳鄭之間氣如絳衣趙冀氣如黑牛尾燕趙之

間上青下黑北氣皎皎楚日亭亭渤海碣岱漆黑來經
鼠從魏軍越有龍騰之勢犬隨荆卒秦當人步之形周
土如輪華山之烏雲上赤韓疆似布薊門之蛇象均青
宋國排棘魯邦陣馬有蜀困輦或高或下黑豬濟水齊
郊之青氣繞天素練江濱嵩嶽之赤雲在野少室白兔
淮南之瀑布條長渭水白狼東海之懸燈焰寡江漢搖
杵吳鄭絳衣青黑燕趙穹廬北邊海傍蜃樓北方見牛
羊羣畜廣野宮闕南蠻動船閣旌旗樹接東夷龜億結

白雲竟日宅臨西戎龍潛聚黑氣經時

宇宙

上下四旁曰宇往古來今日宙人皆知之而不知其出於尸子也揚子太玄曰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

三國正統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為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為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天心星曰心為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而二國

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石雖僭號其強弱
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
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
破抑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邊氣如穹廬狀也
北邊之氣如牛羊之羣來而不斷也南蠻之氣如船如
閣亦如旌旗搖動東邊氣如樹西戎氣如屋宅之狀海
傍蜃氣如樓閣廣野之氣如宮闕千歲靈龜上有白雲
常聚雲氣多黑潤者其下有潛龍二分二至必占雲氣

黃雲如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烏黑雲多
水赤雲有火鬱鬱蔥蔥隱隱隆隆佳氣也綿綿絞絞條
條片片兵氣也澤澤皎皎女子氣也如藤蔓掛樹者寶
氣也紫氣如樓者玉氣也艷氣有銅紅氣有瓊為璘褐
色為鏡赭色雲氣下垂不可以掘山雲草莽水雲魚鱗
旱雲烟火涑雲波水陳雲如丘垣杼雲類杼軸杓雲如
繩蜺雲類闕旗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如枯若煙非
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曰卿雲卿雲者喜

氣也若霧非霧若蒙非蒙著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國被
甲而趨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
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
上者勝邵鄂賦曰圓穹上乎神運方輿下乎氣昇聖主
臨朝黃赤鳳龜於宮闕賢人出處五色龍虎於樓城鬱
鬱蒼蒼華蓋氤氳而顯著紛紛郁郁紫桂輪囷而漸生
九土表山河之異四方陳介冑之名梁熒惑入南斗天子
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未幾北朝有孝靜

帝之變武帝曰彼亦應天象耶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皁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為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顓自以為憂既而無恙當時戲謂顓求死不得此尤可笑也

升菴集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七十五

明 楊慎 撰

槐序

槐序指夏日也王晏和徐孝嗣詩槐序候方調

歲陽名

歲陽名始見於爾雅攝提格以下二十四名是也後世相傳以為古甲子余疑其非何也簡關之古莫如典謨其次易卦爻辭其次毛詩其次諸子尚書辛壬癸甲易

先甲後庚詩吉日庚午又朔日辛卯殷人以生日名子
十千備至春秋紀年則昭然不紊不聞有一字及於爾
雅十千之異名也獨史記歷書紀漢武帝以來見之意
當漢世術家創為此名藏用隱字以神其術而後人竄
入爾雅堯舜三代恐無是稱謂也司馬公取以紀通鑑
亦信而好古之意慎初以為是今疑其非願與有定見
君子商確之楚辭攝提貞於孟陬兮分明用歷家之言
稍變其字以別子寅庚之文非必謂以是紀歲也

放春行春發春班春

古者諸侯迎春於東郊齊曰放春見管子楚曰發春見楚辭漢書太守有行春班春之文

禊有春秋

禊水上祓除也然有春禊秋禊論語浴乎沂注上巳祓除王右軍蘭亭暮春修禊此春禊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蟇吐瀉庚辛之域劉禎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

四日指秋禊也

粉荔

玉燭寶典云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故宋人賀正啟有瑞霏餞臘粉荔迎年之句

冬至夏至

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三方巳午未也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也

另日

俗謂異日曰另日另字音命令之令然其字說文上篇無有也只當作今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衣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待今日今日即異日也注謂令為善非

秦春秦秋

古大字音義與秦通大別作秦自范擘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家諱也按莊子有虞氏不及秦氏秦氏謂大庭氏也管子書有秦春秦夏秦秋秦冬董仲舒策陽長居

大夏陰長居大冬正用管子語則大冬大夏皆音泰今人皆失其讀

十二屬

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為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為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豕形餘可推而知矣

八月朽月

蜀西南多雨名曰漏天杜子美詩鼓角漏天東又徑欲
誅雲師疇能補天漏是也自秋分後遇壬謂之入霑吳
下曰入液宋黃仁傑夔州苦雨詩九月不虛為朽月今
年賴得是豐年汎音讀為怕平聲東方朔傳諧語云令
壺齟老拍塗塗與汎同注云丈加切其下解云塗者漸
洳徑也亦雨濕泥濘之義爾雅十二月為畢塗月汎月
之諺雖俗其音義字形亦遐而尚矣

支干

星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用歲陽歲陰名故溫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闕逢之名盖有存古之義不知者議之以為不若直用甲子乃不學之過也

觀歲

陽名一條此或是前時未定之見

渴日競辰

魏董遇字季真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渴日可對競辰

養花天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曰野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又云中酒情懷因小會養花天氣為輕陰

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飲詩云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為又曰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但令不事事同醉俗中人此日必飲

酒官司不令開庫而已

厯名括

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剖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

五時象五器

甘氏星經太昊執規而治春炎帝執準而治夏黃帝執

繩而治四方少昊執矩而治秋顓頊執權衡而治冬諸
書祖其說互有同異淮南子云執衡治夏權衡二物相
依為用豈可分也素問作執矩治夏執衡治秋尤謬矩
所以為方義以方外秋金義也焉有執衡之理蓋鑿流
傳會不通理之說也春規圓以應仁也夏準平以應禮
也中央繩以應信信非一定之謂繩亦非一定之器也
秋矩方以應義也冬執權衡以應智也五器分五時而
冬有其二亦猶東蒼龍南朱雀中央勾陳西白虎而北

方玄武騰蛇又如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勾龍西蓐收北方曰修曰熙亦二神其理甚奧其說甚長五時分配五器淮南素問猶差謬無怪乎卜者以戊起勾陳巳起騰蛇強以水為土而不知冬有玄武騰蛇二神壬起騰蛇癸起玄武既不謬其方玄武曷常無位乎

六神

今之易卜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勾陳巳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遷就之敝

戊巳同為土豈可分為二騰蛇為北方水獸何以移之
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巳共起勾陳而壬起騰蛇癸起玄
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於卦為艮有終萬物始萬
物之意於方為北又為朔於人身為腎有左右於器為
權衡於物為龜蛇於色為玄黑於官為修熙於四德為
貞正而固亦兩事也於太玄罔蒙直酉冥以配四時而
冬兼酉冥且壬為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為陰水以玄
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此誤千餘年矣卜之不驗豈不

由此

勾陳

六壬家甲乙青龍丙丁朱雀戊己勾陳庚辛白虎壬癸
騰蛇玄武而卜者病玄武無位以戊為勾陳己為騰蛇
而壬癸為玄武不知戊己為中央必屬勾陳而壬癸北
方兼龜蛇二象今強分騰蛇於己是以中央為北也勾
陳不知何物宋仁宗祀六神以麒麟為勾陳又云勾陳
天馬也又樂書云祝之色有五東畫青龍西白虎南赤

鳳北玄龜中畫黃螾螾丘蚓也黃帝以土德王有土瑞
丘蚓如虹其說尤曲

五運北方有二

重為春神曰句芒黎為夏神曰祝融句龍為中央神曰
后土該為秋神曰蓐收修與熙為冬神曰玄冥春夏中
央秋之神皆一人而冬獨有二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
為習坎於腎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
玄黑則官有修熙宜笑六壬家甲乙青龍丙丁朱雀戊

巳勾陳庚辛白虎壬癸騰蛇玄武亦此理也在易四德
元亨利貞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貞亦兩
德太玄準易罔蒙直酉冥以配元亨利貞而亦兼酉冥

五靈配五方

漢世先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木也鳳火也麟
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藝生火火
地生土土艸生金金滲生水水液生木五者修其母則
致其子水官修龍至木官修鳳至火官修麟至土官修

白虎至金官修神龜至故曰視明禮修麒麟來游思睿
信立白虎撥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正知而名川
出龍貌恭體仁鳳皇鳴桐

五運六氣

醫家五運皆起於月初天氣之先至乾知大始也六氣
皆起於月中地氣之後應坤作成物也

星禽

今之推命有星禽蓋以在地十二支配在天之二十八

宿如角木蛟則配以亢金龍每辰加一倍而為二惟子
午卯酉四正之方星辰至此轉移稍遲故三之恰適合
二十八之數亦巧矣古者術數又有三十六禽蓋每辰
而三世少知之子則鼠也編也燕也丑則水牛黃牛兕
牛寅則虎豹貙卯則兔狐貉辰則龍蛟虬巳則蛇蚓蜥
蜃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羴申則猿猴狢酉則鷄雉烏
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獠也蒿猪也陶隱居本草注畧
引之李淳風引詩緯推災度以十五國風應十五星禽

而以蝮螭屬邶國可謂附會不經矣然其說自戰國以來有之雖謬悠孟浪然亦古矣特著其說以廣異聞蝮螭今之瓜牛亦穴居者故與蛇蚓同類邶國區區之地與蝮螭何相干哉良可發一笑爾

時節

春夏秋冬堯典之四時也曲臺禮及唐六典有五時之衣則以木火土金水分七十二日土無定位各寄四時之末十八日而中位在夏末秋初素問謂之長夏周禮

改火季夏取桑柘之火是五時也西域一歲分三時以
寅卯辰巳為雨時午未申酉為熱時戌亥子丑為寒時
曰八節者以八風分各四十五日也素問所謂六節別
無解說金光明經初二是花時三四名熱際五六名雨
際七八謂秋時九十是寒時後二名冰雪此六節也

甲夜甲朝

晝夜刻漏古歷百二十刻今歷百刻不同何也百二十
刻用地支之數百刻用天干之數也晝夜之分以天干

數之左傳所謂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山海經亦有十日之說故一鼓謂之甲夜二鼓謂之乙夜平旦謂之甲朝楚辭云甲之鼃吾以行是也以地支數之則分為十二子丑寅卯辰巳為陽午未申酉戌亥為陰也

授時歷

嘗見元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今所用大統歷全依授時歷獨改二至之刻長極於六十短極於四十故謂之大統合

天下為侯元曰授時主燕享為侯也郭守敬墓碑可互考

纁夏玄冬

太玄生萬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

金韞

宋人秋日書啟金韞秩序玉宇粵涼又金顥平分碧虛

如拭皆奇語

韞與擘同禮記秋擘也

性情

萬漚起而復破水之性未嘗忘也萬燈明而復滅火之性未嘗亡也漚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魄與魂也

又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蒸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

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
孝經緯曰魄者芒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
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咬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卵
之性為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為雛繭之性為絲不淪不
練則不成為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
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
如說夢誣矣

又

李旣曰人之性靜情實汨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
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欲是也故
為形骸之役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
有欲者也劉晝曰烟生於火而鬱火者烟也情生於性
而害性者情也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易曰
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注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
子取之又字義云寂然不動為性感而遂通為情然感
有不同通亦有異感而中節則是性其情感而乖戾則

是情其性羣動息而夜氣清與秋冬歸根復命無異故
曰利貞者性情也

珠積魚筌

伊川謂治經遺道引韓非子買積還珠然猶知有經也
後世治經求仕者則所謂得魚而忘筌猶以筌得魚也
今之學者謂六經皆聖人之跡不必學又謂格物者非
窮理也格物者格其物之心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
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修身者

修其物之身也齊家者齊其物之家也治國者治其物之國也平天下者平其物之天下也是全不在我全不用工是無積而欲市珠無筌而欲得魚也謂其說之新可聽則可當於理則未也

槩柄

張無垢云槩柄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今之講理學者悉用此語而或不知其出也

蔣北潭戲語

余友蔣北潭芝善戲語而有妙理嘗論近日講學之異
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之
說一出新人耳目如時魚鮮笋肥美爽口盤穀陳前味
如嚼冰若久而厭飲依舊是鵝鴨菜蔬上也又如真旦
看厭卻愛裝旦北西廂聽厭乃唱南西廂觀聽既久依
舊是真旦北西廂出也公勿與辨但徐徐俟之

夾雜道學

朱子答黃勉齋書曰前此學徒真偽難辨今得此鍛鍊一番夾雜者無所逃矣此蓋韓侂胄禁偽學之後朱子云云也可謂君子不黨由此觀之宋之道學夾雜者亦多朱子亦厭之豈惟宋哉論語曰無為小人儒即夾雜也孔子亦厭之矣豈惟孔子厭之書曰象恭滔天堯舜亦厭之矣大抵有正色即有間色正當辨其似是非今也不然護短匿瑕以相標榜無乃謬耶

劉靜修論學

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

陳同甫與朱子書

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

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
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
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
欲亦過矣予喜其言有切於士病故書之以自警劉安
世嘗云願士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夫立此門戶此元祐
之士病黃履翁云願士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夫立道
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病也黨籍偽學之禁雖小人無
忌憚亦君子有以招之與

游定夫帖

游定夫一帖與友人曰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聞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為基締兮綌兮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近日厭窮理之煩而貪居敬之捷者安得以是說告之

李延平胡仁仲格言

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可以理性延平探視聽言動無息

之際可以正情

仁仲

恬智安慮誠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合玄通無古今無中外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

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道學

或問何謂道學曰天下之達道五能行五者於天下而
又推類以盡其餘道學盡於是矣何謂心學曰道之行
也存主於內無一念而非道發達於外無一事而非心
表裏貫徹無載爾偽心學盡於是矣故道學心學理一
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無高遠玄妙
之說至易而行難內外一者也被外之所行顛倒錯亂

於人倫事理大戾顧異巾詭服濶論高談飾虛文美觀
而曰吾道學吾心學使人領會於渺茫恍惚之間而無
可著摸以求所謂禪悟此其賊道喪心已甚乃欺人之
行亂民之儔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學心
學之有

禪學俗學

鶩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
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

究也以六經為註脚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窮
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
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
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
之舞研斲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儒教禪教

儒教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虛天下之
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皆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

入禪教也豈儒者之學哉



升菴集卷七十五